



丰产記

西戎

丰 产 記

西 戎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 九 六 三 年 • 北 京

內 容 說 明

本書的八個短篇，都以近幾年來的山西農村生活為題材。作者以敏銳的觀察和豐富的體驗，剖析、鞭撻了個體農民習慣勢力所遺留下的落後思想，指出了對待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的正確態度。這裡還歌頌了那些堅持原則、大公無私的先進人物；基層幹部思想作風的變化與提高，也作了深刻的反映。作品的基調明朗而幽默，饒有風趣。語言朴素凝煉，具有感人的形象力量。

裝 幀、插 圖：俞 沙 丁

丰 产 記 •

書 號 1710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內大街320號)

字 數 84,000 開 本 787×1092 毫 米 $\frac{1}{32}$ 印 張 4 $\frac{7}{8}$ 插 頁 6

1963年11月北京第1版 1963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 數 00001—37000 冊 定 價 (3) 0.44 元

北京東單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



統一書號：10020·1710

定 价： 0 . 4 4 元

目 次

灯芯絨.....	1
一头驢子的故事.....	26
冬日的夜晚.....	42
年輕的一輩.....	58
老好干部.....	76
賴大嫂.....	92
平凡的崗位.....	110
丰产記.....	125

灯 芯 絨

一

會計馬守仁正趴在桌上結賬，聽見門响了一聲，有人進來走到桌邊問：“他不在？”

馬會計抬起頭來，扶了一下硬腿大仁子水鏡，見是老社長的老伴錢大嬸，知道她是來找老社長錢聚富的，便又低下頭來，一邊寫賬，一邊說道：“他那兩條腿，一陣陣也不閑着，誰知道他到哪里去了！”寫完，他把賬簿合了起來，又問：“有啥事嗎？”

錢大嬸見屋裡沒有外人，俯身趴在桌上，高興地說：“供銷社來了紅燈芯絨，好東西，厚墩墩的，顏色紅艷艷的，真俊哩，我想扯几尺……”

“啊？”馬會計笑着打趣道，“嫂子，看不出來吶，老了老了，还想時髦兩天啦？是想找對象還是怎的？”

“把你個鬼，是我兒玉寶找對象，”錢大嬸給逗樂了，笑着繼續說。“我是想着給玉寶的對象縫件衣裳哩！你叔，你知道我家玉寶的事吧，人家悄悄的和咱們的養豬模

范冬花好上了。你看人家闺女，长的多俊，要身材有身材，要相貌有相貌。你叔，咱一个钱没花，人家愿意跟咱玉宝。可咱呢，老规矩不说了，总不能痛的一毛不拔呀！那天碰见她妈，亲家母拉开了，才知道闺女喜爱穿件红灯芯绒。眼下供销社来了货，扯上一块，或裤或褂儿，给人家闺女缝上一件，也是咱当大人的个心意呀。你看，三月二十八的庙会，也快来啦，这不正赶上穿吗！”

马会计几次想插嘴，钱大婶话长，又说得那样有声有色的，只好听她热锅里炒豆子似的，毕毕巴巴一气说完了，才接着问：“你说了半天，听不明白你找老社长要干啥？”

“看你，亏你当的会计，东西虽好，没钱，能白拿回来？”

马会计这才领悟到钱大婶的来意，嘴里“啊啊”着点了点头，随即翻开账簿看了看，奇怪地问道：“你们去年分的那百十多块钱呢？”

“在信贷社存着呐，我们那老东西不叫取嘛，说是队里要搞投资，存款单单也在他身上装着哩。唉！”钱大婶长叹一声。

“他就不知道玉宝有了对象？”

“他呀，如今才成了甩手掌柜的了。家里的事，一概不过问，开口就是队里长，队里短，说今年队里要买水车啦，要买化肥啦，可是我要买这一点点东西，一文钱不给

我。我說要取存款，人家說不到期，不能取！”

“不叫取，黑夜把門拴住，不要叫他回去！”馬會計又在取笑了。

錢大嫗認真地說：“不靈，人家這陣子，快半个月了，黑夜就不回家啦，咱想和他商量點事，連人影也見不上。那天他回家取棉祆，我問他能不能在隊里借几塊錢，他繃着個臉：‘不能，隊里有規定，不到發工資的日期，誰也不准亂支亂借。’你叔，隊里的規章，就这么嚴吶？”

馬會計說：“制度是那么訂的，如果有緊事，也可以灵活的辦。”

“是呀，”錢大嫗接着說。“我看隊里數他不通情理！村里人，誰不說他這干部難說話，麻錢大點的事，看的比磨盤都大，要是他象你呀，整天銀錢過手，還把他愁的上了吊哩！”

馬會計是個喜歡別人奉承的人。錢大嫗今天是有意思要給馬會計戴高帽子呢，還是出于她對丈夫的氣憤，真心想表揚一下馬會計的作為呢？不管屬於哪一種意思，反正馬會計聽了，渾身感到挺舒服。你聽他說的：“你家老哥呀，人倒是個好人，就是看財重，辦事太認真，不要說卡你，我受的夾板罪才多哩。如今隊里這点子銀錢事，倒叫他日夜的操心，從前我在天津大買賣上管賬，天天是千儿八百的現款過手，還沒操過他这么大的心哩！你放心，你這點小問題，好解決！”

錢大嫗高兴地笑了：“我就知道你会办事！”夸奖完了，見馬會計掏钥匙开抽屉，以为是給她取錢，便一心一意地等着。

拉开了抽屉，馬會計把賬簿放了进去，卡嚓一声，又上了鎖。說：“錢，我負責給你借，不过总得給老社长說一下！”

“为啥？他当的队长，又不当會計，銀錢事他又不管。”錢大嫗不以为然地問着。

馬會計說：“这是制度呀，代表会上規定的：社員有紧急困难临时借款，須得队长批准。”

“他如今在哪里？”

“这陣大概在馬号里，你快去吧，过一会，說不定又下了地里！”

錢大嫗沒有馬上要去的意思，坐在凳子上，一动不动地盯住馬會計。虽然她对馬會計有些失望，但是求他帮忙总比直接求她丈夫錢聚富要好办一点。她考虑了好半天，才又說：“你叔，我和他說不成句話，人家开口閉口說我思想落后。你是干部，也是队里的領導，我就搬你这大面子，給我把这件事办办。叫你受累，跑两步腿，改天玉宝結婚，請你坐上席，多喝上两盅！”

馬會計为难了。不去，显得自己有点无能，去，老社长的脾气，他是曉得的，別的事情还好說，唯有牵扯到錢的事情，他卡的是真叫紧呐。不过，对这件事他倒抱有一綫

希望，因为这是老社长自己的家事，借錢扯布，是为了給他的儿子找对象，說不定还是可以通融一下的。

当下，馬會計答应了錢大孀的恳求，把硬腿眼鏡摘下来，装在盒子里，抽着一支烟，找老社长去了。

二

老社长錢聚富，已經是五十多岁的人了，精力还是那样的旺盛。他識字不多，自幼扛长工，沒有念下书，可是他記憶力非凡，工作一件也忘不掉。

土地改革的那一年，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照他的話說，从此才真正干开了革命。他組織了互助組，群众选他当組长。互助組轉成初級农业社，后来又轉为高級社，他都是担任社长。一九五八年成立了人民公社，他被选为生产大队党支书兼队长。可是群众还是叫他老社长。

老社长虽然不擅长在大会上长篇大套的講話，平常在地头和社員們談心，人人听了心服口服。他說起話来，三句离不了“人常說”，比如人常說：要飽家常飯，要暖粗布衣；人常說：財从細起，有从儉来；人常說：地是刮金板，人勤地不懶，等等。总之，他經常用这些“人常說”，来貫徹上級指示，来勉励人們勤儉办社，勤儉过日子。

社員們呢，百人百性，虽然老社长常常进行教育，总还难免要发生一些小問題。就象馬會計，总认为老社长

小手小脚，做事沒气魄。一听老社长說到“人常說”，就厌烦起来：“算啦，算啦！你就是会念这本經，我看你是前輩子受穷受怕了，如今翻了身，当了队长，还是脫不了那副穷气。”話虽很难听，老社长并不生气。后来馬會計办了两桩事，可真把老社长气坏了。亏得最后馬會計到底沒有拗过老社长。

头一桩，是关于搞水利的事。那是一九五七年的春天，社里干部会上，有人提出个全部水利化的方案：把现有小水井，全部填平，在水源大的地方，集中挖一排大井，装上抽水动力，然后修一条大干渠，就可以澆完全部土地。老社长思謀：計劃不能說不是个好計劃，可是买机器要錢。社里这几年虽然連年增产，家底总还不富，把錢都买了机器，別的生产投資怎么办？再說全国这么多社，都想要机器，国家眼下有那么多嗎？就算有，技术管理人够嗎？他把这些非常实际的問題，提出来和大家研究，有几个年輕干部不同意，反說老社长胆小，成不了大事。馬會計用諷刺的口气問老社长：“老哥，你活了这么大年紀，天下有不花錢能办的事嗎？”老社长讲了很多理由，大家都听不进去。最后，他只好說：“那么就試一試吧。”

当下，馬會計向銀行貸了一笔款，亲自搭車上省城买大机器去了。家里的人，忙着要填井挖渠，老社长擋住了：“人常說：心急吃不了烂飯。做事要一步一个脚印，不能弄玄，等机器有了把握，再填不迟。填一眼井一个工就

行，挖一眼井十个工也怕不行哩！”有些人不听，把旧井填了几眼。正在这时候，馬會計回来了，說現在机器供应不上，暫时无貨。老社长說：“看看，人常說：吃不穷，穿不穷，計劃不到常受穷。办事要看到眼前，也要想到身后！”結果，不但填了的井又重新挖开了，按照老社长的計劃，又挖了十几眼新井。那一年，虽然沒有做到全部水利化，但是社里的水澆地比上年又增加了三分之一。

第二桩，是馬會計购置办公用品的事。这几年社发展了，增了产，登了报，奖旗奖状得下不少，名揚四海啦，可是办公室仍旧挤在龙王庙的大殿里。上面检查工作、参观的来了，坐沒个象样的坐处，喝口水还是老磁碗一端——馬會計接待客人，常常为这种不够排場而苦恼。他决心要改变这种局面：比如办公室糊紙的窗格上，应当装块大玻璃；桌子上，应当放块厚厚的玻璃板，板上应当摆着笔筒，墨水瓶，海綿缸，各色印泥盒，迴形針，大头針；晚上办公，应当点上有罩子的高脚煤油灯；四面墙上，挂上几个象框，买一套茶壶茶碗……他把要买的东西想周到了，便造了張表，拿給老社长审批。

老社长接过购置預算表，看了半天，眉毛抽了几抽，笑着問：“这些东西，眼下都需要嗎？”

“早就需要，你出去看看人家社里，真象个样子，一进去就觉得象个办公室。”馬會計滿臉羡慕的神色。

“办公室是不是和卖的点心一样，还有个模子？”一句

話，把馬會計問笑了。老社長繼續說：“你覺得人家的辦公室好，我看咱這辦公室就不賴。縣委盧書記講過，從前鬧革命，毛主席在行軍的時候，用膝蓋當桌子，寫文件，下命令，還不是一樣把敵人打敗了？老馬，人常說：看菜吃飯，量體裁衣，你是管銀錢的，咱的家底有多厚，你比我清楚，不能看見人家干啥，咱也干啥。”

馬會計站在那裡，滿臉不高興，一聲不吭了。他找不到什麼可以反駁的理由，但是自己想好的一大堆東西，一件也不能買，實在不甘心，便一半牢騷一半抱怨地說：“又要馬兒跑的好，又要馬兒不吃草。三個月預發一次工資，我算倒了楣了，熬夜算賬，那盞煤油燈，燈頭小了看不清，燈頭大了煤煙嗆的頭痛，想買個帶玻璃罩子的煤油燈，還叫你數落了這一大攤！”

老社長見馬會計滿腹委屈，便解釋說：“同志，該買的，還是可以買，我說的是要處處有節約思想，不是單單反对你買帶罩子燈！”

既然老社長不反對買罩燈，馬會計就托人把玻璃罩子的煤油燈從城裡買回來了。馬會計点上罩子燈，左看右瞧，覺得就是比沒有罩子的燈亮堂得多，一高興，又在玻璃燈罩上套上一方白紙，桌上顯得更亮了，工作的勁頭也好象比從前大了。賬目公布以後，馬會計晚上清閒起來，便戴起他那硬腿大仁子水鏡，在雪亮的罩子燈下，看看報，有時叫幾個青年來玩玩撲克，也很自在。

有一天黑夜，馬會計走進房里點燈，一看，玻璃燈罩不見了，便一面找，一面罵。正罵着，有人推門進來問：“怎麼還不點燈？”

馬會計見是老社長，忙說：“燈罩大概是有人給打爛了，剛買下幾天，哪個——”

老社長一笑，說：“沒有打爛，我把它掛在牆上了！咱家當小，供養不起這神神！”

“夜里干脆不用點燈了！”馬會計生了氣。

“燈要點，不能點那麼大。從前咱們一黑夜一兩油就夠了，如今二兩油還不足興，這一年下來，得浪費多少？有事，點罩子燈，沒事，就那盞小燈也行。”

從此以後，那只玻璃燈罩便掛在了辦公室的牆上，有幾次，馬會計夜里算賬，也沒有拿下來用，不知是賭氣，還是嫌麻煩，反正燈罩在牆上掛了快一年，也沒人動它一動。

三

飼養組的大院里，因為牲畜都下地了，顯得格外寬敞、安靜。老社長坐在西馬棚的房檐下，身邊堆着一堆爛棉絮，正在給牲口修理鞍套。他一邊干活，一邊和幾個飼養員說話：“……不管什麼家具，未用之前，先檢查一下，壞了的地方，就拾掇拾掇，用起來，牲口不受制，家具也不

容易坏。就說这鞍套吧，有一点不平，馱一天就把牲口脊梁压烂了。不要以为牲口不会說話，干活就可以省心省事。有喜，騾子脊梁压烂了，反正你不觉痛，要是叫你穿上一双小鞋，夹破了脚，你早都叫喊开了！”

被教訓的小队长刘有喜辯解道：“我早就提过意見，买副新鞍套，馬會計不給錢嘛！”

老社长冷笑了一声說：“好嘛，如今都学会了張口吃飯，伸手要錢，东西坏一点，要錢买新的。你們想一想，咱們社里，一不印票子，二不开銀行，哪来那么些錢？有点錢，大手大脚花开了，生产还怎么搞？人常說：家有万貫，还得补补連連一半。从前你們单干的时候，一架馱鞍用一二十年，如今呢，三五年就鬧成了四片瓦。有沒有集体思想，不是光在会上說大話，要看在这些具体事情上的表現哩！”有喜和其他两个飼养員，被老社长說得張不开嘴，不好意思地相互看看，也都連忙动手参加修理工作。

站在一边等了好久的两个妇女，这时也相互看看，好象在說：“看，他一干开活，什么都忘了！”

“噯，老社长，”一个年紀輕点的妇女开口說話了。“我的困难能解决不能？”

另一个五十来岁的女社員，也开腔了：“老亲家，我呢，庙会眼看来，閨女要縫条新褲子，如今供销社来了灯芯絨，看能不能先預支上几块？”

“是哩，供销社来了灯芯絨，什么顏色都有，好东西，

女娃娃們穿褲穿褂都好看！”不知在什麼時候，馬會計已經走進來站在兩個婦女身後邊了。他聽見冬花媽說起了燈芯絨，趕忙也插了一嘴。心想老社長如果答應了冬花媽的要求，他替錢大孀辦的事，也就成功了。

老社長抬頭看了一眼馬會計，便說：“正好你來了，去，給她預支上二十塊錢！”

“給我？”冬花媽驚喜地搶着問。

“親家，你着急啥哩？”老社長笑着說，“你的事，咱倆還得辯論一下，我是叫給翠香預支上點錢，到城里給娃娃看病哩！你呀，親家，借支的理由不硬！”

“好嘛，害了病才能借錢，不害病的人就啥也不用干了！”冬花媽有些不滿意了，嘴撇了起來。

老社長耐心地解釋說：“咱開大會宣布的清楚，日期不到誰都不能亂支亂借，大會決議，你舉手了沒有？”

冬花媽不服地說：“說是那麼說，咱這麼大的隊，我借這幾塊錢，不算個啥。”

“你借開了頭，再有人來借，該借給不該？過廟會嘛，穿的干干淨淨，不露屁股就對了。”

“看你說的，人家是閨女，怎能和你那毛三爺樣子比。”冬花媽輕蔑地撇一撇嘴。

“我这毛三爺樣子不好，這幾年總沒有叫大家餓了肚子，露了屁股。看看信貸社里的賬，你們哪家不是存的百兒八十的？”

“我一块也沒有存!”

“你們分的那百十来塊錢呢?”

“老汉放起了,說等着要买飛鴿車子!”

“噯,你們真是木匠的斧子,光會一面砍,自己的錢,留下買車子,要用錢嘛,再到隊里借。你們鬧個人的事,想的這麼周到,我們鬧大家的事,該不該有個計劃?你留下買車子的錢,為啥不能用?”老社長故意問。

“用了就買不成車子啦!”冬花媽認真地回答着。

“那麼隊里計劃好買水車、肥料的錢,亂用了還能買成水車、肥料不能?”老社長直把對方辯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了。

冬花媽正在无可奈何,一眼看見站在一旁的馬會計,求援似的說:“老馬,你說說,我這困難是不是能解決?”

馬會計听了老社長和冬花媽的辯論,他本想干脆回冬花媽兩個字:不能。可是他怕堵死了口,連錢大嬸的事也徹底無望了,他遲疑了一下,笑着說:“研究研究吧!”

“好,你們研究去吧!”冬花媽滿臉不高興地走了。老社長也站了起來,拍拍身上的土,搖搖頭說:“思想,思想,要改造思想真難哩。”說罷,正邁腿要往外走,聽見馬會計叫了一聲,便站住問:“有事嗎?”

馬會計本來想趁沒人的時候,和老社長說一下錢大嬸的事,還沒張嘴,心里就禁不住嘀咕,忙改口說:“也沒啥事,公社打來電話,問咱們到底要多少斤化肥?”